

四庫全書

經部

古文尚書寃詞卷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郝敬曰五歌伯仲漢魏不及十三國風欲淩商周雅頌而上之意淺響浮其亦難矣

郝敬歸有光胸腹最陋秪拾得孔書疑漢魏間人所作一語遂謂伯仲漢魏不知此五歌有四歌為左傳國語全引之文至第三歌竟無一賸語豈左傳國語皆漢魏

閒書乎抑此二書皆意淺響浮者乎有光謂文辭格致古今迴别不知其何以别之也左傳襄四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其稱夏訓者以首章曰皇祖有訓次章曰訓有之也成十六年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國語知伯國引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國語越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哀公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國語周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襄引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或謂孔子引書有帥彼天常一句而作偽者以不簡點失之

左傳引書例原有增一句者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乃有備有備無患增居安思危一句隱六年陳五父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增惡之易也一句則引文增損傳例有然

不足怪也若謂古文脫一句則亦何礙此正可破朱氏壁藏百年不訛損一字之嫌故徐仲山日記曰師彼天常係古文脫簡詳文義必有此句始上下通貫且二三章皆六句四五章皆八句不得此章獨少一句則以此當脫損之一誰曰不然

或謂第五章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二句襲孟子鬱陶思君爾忸怩為文

此古舜典文非孟子文也孟子所引是古舜典中文而

尚書亡其前截故史記作舜本紀即引孟子文以補舜典之所闕自九男二女完廪浚井以至舜避堯之子節節有之故孟子曰鬱陶思君而史記曰我思舜正鬱陶此真古舜典原文觀宋玉作九辨亦有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此時宋玉必不讀孟子可知也然則五子此文或襲舜典苟非舜典則必孟子與史記同襲五子未有明明五章左傳與國語並引其書而反降而襲孟子者

鬱陶必有思五子怨有之無所思也且爾雅云鬱陶

喜也喜則更難通矣况既已鬱陶何復忸怩耶

據云太康遠畋于洛表表者外也又云五子御母俟太康于洛汭汭者内也則隔一洛矣隔則當思而且相隔者十旬越一百日不當思耶然且强臣百姓各起相讎遂有距于洛北大河而不使歸者則鬱陶劇思君兄忸怩甚慙百姓此承上予懷之悲萬姓讎予二語而申嘆之一思一慙章法固秩然情理亦確摯未有差也若謂鬱陶作喜解見爾雅則孟子喜而思君史記思君而喜

俱不可通本謂爾雅釋經文何悟經文釋爾雅失其指矣況禮記喜斯陶只陶是喜鬱即不然故王逸註鬱陶曰憤念蓄積此實漢註之可驗者曹植詩鬱陶思君未敢言加未敢言三字正是蓄積而謝靈運詩嚶鳴已悅豫幽思還鬱陶亦謂鬱陶猶未可悅豫也安得便以喜字釋之

歌何可無韻僞也

五子述祖訓以為歌原可無韻況其韻鏗然首章用古

押法餘聲類法也首章皇祖有訓與本固邦寧押猶烈文詩四方其訓之與百辟其刑之押同一能勝予與不見是圖押猶臣工篇來咨來茹與如何新畬押同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與上予圖押猶韓非子功名篇技若車事若馬漢孤兒行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押同為人上者與柰何不敬押猶詩頍弁篇施于松上與中心怲怲押莊子若聲之有響與形之有影押同此後皆用李登聲類押法即通行韻也惟第四章王府則有與擾

宗絶祀押仍用古押猶詩有駁篇自今以始歲其有與君子有穀貽孫子押同

古五子之歌

胤征陳氏引書證襄二十一年祁奚引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昭十七年太史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荀子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昭二十三年公子光曰吾

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或曰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季平子謂唯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今𦙍征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則季秋者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証夏四月之日食非

僞乎

此夏周異禮而太史解說之詞也夏禮日食每月皆鼓幣而周禮唯正月鼓幣餘月則否正月者夏之四月也四月方立夏陽氣正盛日過春分而猶未夏至名爲正月此月有災則陽大弱矣故唯此月日食則奏鼓用幣而他月則否今六月鼓幣乎子不悟周之六月即夏之四月因以爲疑而太史解之曰所云正月即此六月也是時日過分而未至日食有災當用鼓幣故引夏書而

曰此月朔之謂謂此凡月朔皆用幣之謂也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者謂周唯正月用幣而六月亦用者以為六月當夏之四月雖名為季夏而實是孟夏故用之也此正分解夏周用幣之異何曾以秋七月証夏四月而讀古不解妄生論議按隋顧彪云夏禮異于周禮而正義亦云先代尚質用幣無等周禮極文故有用不用之別此在前儒已辨之而猶為置喙何也

甲謂羲和為歴官當在京師何勞師動衆而征之

李塨曰國語堯有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名曰義和是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雖屬王官而自有國邑故經稱酒荒于厥邑而孔傳謂舍其職官還其私邑故胤侯就其私邑往討之是書詞本明讀者過愚也且王官采地俱有甲兵春秋昭廿二年王室之亂凡在朝卿士彼此奔殺如云鄩唐之敗郊要餞之甲焦瑕溫原之師皆采邑名也王國采邑自有田賦出甲兵者胤侯征義和猶之晉人之圍郊鄩勞師與否彼又何足以知

之

右脩征

葉夢得曰荀子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今尚書闕此句

此荀子興文非尚書闕文也喪記引論語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多畏罪一句不必論語有闕也新序引古語亦曰擇友者霸蓋古語多句原不必盡引況從來引經多有增損晉閻纘傳引孟子孤臣孽子其

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徐邈與范甯書如有所
譽其所試如有所毀必有著明
或曰春秋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
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及三十年子皮
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
利也今偽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明抄左氏亡
者侮之二語而强輳之作對待文者
左傳引經各不同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又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其為對待文俱有之矣或曰兼弱攻昧祗言武之善經不必即仲虺之語則子皮曰仲虺之志可曰即仲虺語乎且取亂侮亡不過四字而亡者侮之亂者取之皆指作仲虺之語今取亂侮亡即是兼弱而尚謂兼弱攻昧非仲虺語乎

孟子引書曰葛伯讎餉又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引書曰徯

我后后來其蘇見引書證篇

右仲虺之誥

有引論語予小子履篇攻湯誥者謂誥詞與論語不合又舊註稱湯誓不是湯誥此僞為者

論語堯曰篇與誥詞不合則以論語此章非引書體已見前禹謨篇矣若謂舊註稱湯誓不是湯誥則論語舊註見之何平叔集解正孔安國所註語也安國既註古文豈有不知湯誥之非湯誓而註之如此秖因湯誥舊

時原稱湯誓故墨子引予小子履節稱為湯誓而國語
內史過引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
諸句亦稱湯誓此在始皇未焚書之前孔子未刪書之
際或誥或誓早有是稱而墨子所引又適與論語相合
故安國遂註曰墨子引湯誓其詞如此非謂古無湯誥
只有湯誓而稱誓便為真稱誥即為僞也葢誥誓二體
原屬一類雖馬融有軍旅曰誓會同曰誥之分而盤庚
非軍旅亦稱矢言征殷非會同亦稱大誥故舊有稱多

士多方以誓兼誥戡黎武成以誥兼訓此皆書名十例所擬定者是誥誓互稱原屬舊例必謂此是誓不是誥則尚書有兩湯誓乎古文湯誓真則今文湯誓反偽矣況舊有兩泰誓馬融辨之必以諸書所引者為真今論語所引與墨子國語所引今文湯誓未有也本欲以論語引書歸之湯誓謂可以攻古文而不知于今文湯誓有大礙者盍亦平其心而聽之可矣又墨子今本稱為湯說此則傳寫之訛者論語註定無誤耳

國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文武之令也而以入湯誥可乎

按此引湯誥文而雜天道賞善一語于其上所云先王者非指文武指夏殷先王而言如前文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指夏先王同故凡言先王則必以周字别之如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者

也周之秩官有之曰云云凡先王俱通指前代言

右湯誥

漢律歷志有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歳也據此是伊訓原有誕資有牧一句而古文遺此何也

此一句非書文也漢志據三代時氣以驗律歷因引伊

訓文而雜此一句此句或古語或古禮文先引之以証伊尹祀先王之義而復以越茀配享重為解之此史官據經作志之例非引書體也伊尹太甲元年是前王既崩太甲改元之歲其云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不知何人或成湯或太丁外丙不可考也但改元之制商周不同宋人不曉商制又不曉三正改元之必改月數因以十有二月乙丑誤解作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為歲首而月數不改故仍稱十二月而加元祀于其上是此乙丑

朔必歲首改元之朔日而漢註不然周制踰年改元商制不踰年改元前月王崩即此月改元而商正建丑又必改夏之十一月為商十二月是此十二月原非歲首而稱元祀者踰月改元非歲首改元也特元祀之說安國註尚書與班固作漢志皆相符合而祠見之解各有不同孔註以祠于先王與祇見厥祖皆是改元奠殯一如周康王三宿三咤獻爵柩前之祭而班氏分作兩事以為祀于先王是冬至越茀之禮祇見厥祖是奠殯即

位之禮截然分行故以祠于先王下增方明一禮而自為解之以証巳朔旦冬至之説而蔡沈註尚書胡安國解春秋皆不得知無怪經學之日晦也葢冬至在十一月中斷不得在十二月而此祠先王在乙丑朔則必朔旦冬至將郊祀方明而以先王配之班氏考律歴則此乙丑冬至在十一月節而不在月中此實律歴歲差一大關鍵故特增誕資一句以為祠先王者冬至之祭見厥祖者即位之奠下文有奉嗣王祗見厥祖句冬至稱先王即位稱

祖冬至以配祀稱祠即位奠殯尸稱見冬至之祭伊尹代之故稱伊尹即位之奠必太甲躬親之故稱奉嗣王其兩相分别書文秩然可考也祇誕資一句世俱莫解而漢志舊註亦復周章不明方明者上帝之位以木為之方四尺而畫上下四旁六方采色于其上以其正方故謂之方明者神也有牧有養也上帝以養民為事猶禮夏祭養馬神稱先牧也誕資者以先王配祭而大助之禮所謂郊契祖冥是也其又曰冬至越茀者禮天子

諸侯有喪在未葬以前惟宗廟不祭而郊社之禮皆可以行不以王事廢天事也今太甲丁初喪未當主祭使伊尹攝政代主謂之越紼越紼者國君殯車有引紼以防災變而今乃舍此而行祭事是越之也紼與紼通禮云設撥是也然則誕資一句是引文冬至越紼是解文明可據矣或曰禮重如此焉知此句非古文所脫而必為解之曰解之者為班氏解也改元即位人人知之唯冬至月朔則班氏獨據之以驗律歷故或雜增他文藉

作解說若古文脫簡則朱氏方以不脫簡為古文冤脫此一句正足釋冤何礙之有況惟脫此句倍見非偽若果偽書抄襲漢志則何難全抄其文何故反遺此一句以啟人參差之惑此雖愚人不然也

賈誼君德篇引靈臺詩而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魚鱉咸若攸樂言皆順所樂也今伊訓曰暨鳥獸魚鱉咸若所若何事豈非襲賈誼文而闕失之乎夫襲賈誼文而不知咸若之下尚有二字此不知賈誼

文者既知賈誼文而故遺二字以示別出此超于賈誼文者若謂襲其文而闕失之則攤文抄取有何怱迫而鹵莽如是況欲假聖經大非易事何至襲賈生文而闕文漏字遂致如此則直愚人之腹矣從來文字升降前人每略而後人每詳如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只一格字至緇衣引之即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論語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只一樂字至仲尼弟子列傳然後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是前文

略而後文詳經傳皆然今此咸若猶是矣若謂賈生時無孔書則賈生博通秦前之書皆能覽記且亦見古文之古世早能傳誦如此此與伏生泰誓未出而婁敬說高祖早已用泰誓語正同

李塨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正咸若之解賈生補二字贅矣

甲謂孟子舜卒鳴條為東夷之人此當在今山東而伊訓曰造攻自鳴條則桀都安邑在今山西與鳴條

何涉

李埱曰史記稱桀敗奔于鳴條則鳴條造攻不止書詞若孟子稱東夷則別一鳴條正義謂陳留平丘縣有鳴條亭此在東鳴條也舜所卒也蒲州安邑縣有鳴條陌此在西鳴條也桀所誅也一東一西不必牽合獨予為孟子解則桀都安邑舜亦都安邑舜卒不當在東夷其稱東夷者以戰國分東西指函關言關西為西關東為東如曰東方六國者是舜卒安邑亦可稱東況別有地

也夷裔也今俗名邊猶言東邊也

古天子諸侯皆只五廟呂覽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是也今太甲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非偽耶

按後漢質帝時韋玄成論廟祀之數有云殷五廟周七廟之興時用其説立廟而劉歆非之其後馬鄭之徒又祖玄成説而魏王肅作聖証論又非之此實韋鄭絀而劉王直者予已作廟制折衷二卷辨之詳矣今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偽太甲文且謂天子無七廟則荀子

云有天下者事七世穀梁曰天子七廟王制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皆不可通矣況此二語尚書他本亦有之新唐書藝文志有尚書逸篇三卷為晉徐邈註中有云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又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非王肅可偽為者若呂覽又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則又襲尚書舊文而別為言其云五世指諸侯耳豈指天子耶有云夏五廟商六廟亦並非是見廟制折衷

咸有一德是告成湯文非告太甲文也

史殷本紀以伊尹作咸有一德與咎單作明居敘法相似誤列之湯崩之前而杜林漆書遂以咸有一德接湯誥後謂伊尹告湯之文致闕古文者謂告太甲即是偽書不知湯本名履廟號天乙其稱成湯者謚也馬融所云稱謚近之是也故史記謚法則儼有除虐去殘曰湯見舊註中假曰告湯則湯尚未崩焉得有尹躬暨湯預稱其謚之理若謂湯不是謚則面呼君名尤為無狀此

皆不學人所言者

一德是較數猶各擅一長爾豈純一之德

純一之德正是較數易有四德仁義禮智洪範有三德

正直剛柔周禮有六德智仁聖義中和臯陶謨有九德

寛柔愿亂擾直簡剛彊中庸有三德一德三德者知仁

勇一德者誠也誠即純一之謂葢天既眷求一德則我

自當以一德應之此與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正同大傳

云與天地合其德此咸有之解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此一德之解也若云各擅一長則咸有一得矣謬哉
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大學引太
甲顧諟天之明命緇衣引尹吿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
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坊記引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荀子引書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
遜緇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
括于度則釋公孫丑引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表記引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匡以生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晗

公十年子羽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孟子引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樂記引書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緇衣引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引書證

古文尚書寃詞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古文尚書寃詞卷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濂

古文尚書寃詞卷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史記夏殷周本紀多載尚書篇目其在殷本紀則無不載者乃太甲三篇盤庚三篇皆載之而獨無說命三篇何也

不讀國語乎國語楚靈王虐白公子張諫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

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
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
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
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又曰必交修
余無余棄也此說命全篇文也史記無其名而國語有
其文亦可已矣

或曰此必古文抄國語故詞語參易往多未合

夫以春秋楚人上引商事未有在前無其文而可公然述一篇者謂古文襲國語已屬無理若文多參易則以己意述舊文自當明白抄變其詞如史遷自叙殷事以作本紀其于高宗肜日則亦引書武丁事也然不全用其文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典厥義云云夫高宗肜日今文書也然其參變有若此是豈今文亦僞書乎人少見多怪國策燕王謝樂閒書引

論語柳下惠事曰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耳此並非論語原文然而不謂論語襲國策者以戰國人引春秋事其文不始自戰國以春秋人引殷商事其文不始自春秋彼襲此非此襲彼也若其文詞之參變則抄詞例也

甲謂傅說得之夢中不可信即史記謂以立語相之亦非考言明試之法況君奭篇數商賢臣不及說是

說無可揚也此書僞也

李塨曰此國語早有之國語在周時未出孔壁之前即云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之為公此真古帝王通幽徹冥之事故曰神明曰賢聖小儒庸劣何足以知之若謂考言明試必拘資格則孟子亦云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豈當時版築間曾明試耶至妄謂傅說不見君奭以為無可揚則孟子論存心于周推周公論見知于周又推太公

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古人曷嘗拘拘乎狂夫罪大惡極詬聖言不已并詬聖人甲謂賢臣不及説而不知説乃聖人史殷本紀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説而地理志即以傅巖名聖人寙甲有眼不識聖人宜其舉聖言而侮之也

緇衣引説命有云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孔書無民立而正事五字以純而作黷于豈非以民立句難解故不

能攙入耶

民立而後可正事本非難解若果難解則必有誤誤則必有簡策錯出之事不責引經者有錯出而責其不能攙入謬矣緇衣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今按詩文祇誰能三句是節南山詩他皆無有也作節南山詩者何以不能攙入耶且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何謂耶

國語引武丁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又引書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孟子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緇衣引說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國語白公引書必交修毋予棄也學記引悅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又引悅命曰斆學半文王世子引悅命曰命終始典于學引書證

右悦命三篇

或謂漢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説今考史記五帝夏殷周本紀及魯周公燕召公世家皆不出伏生二十八篇之外所云安國二十五篇者無片語也若湯誥載其詞與古文絶不同惟泰誓有今殷王紂用其婦人之言自絶于天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悦婦人蔡仲之命有以車七乘其子曰胡率德馴善舉胡以為

魯卿士言之于成王封之于蔡諸語然亦僅矣是必

安國之古文原止此數今所傳者非是耳

如是則凡史漢以下及魏晉六朝諸書凡云古文五十九篇五十八篇與增多二十五篇二十四篇者其書皆可廢矣且古文今文非同是此本而以今古文書法相分辨也謂別有古文若干篇也若猶是今文耳則于古文何稱焉況果止此數則必于今文外別無一篇然後可今儼有二篇即不能限此數矣葢古文多篇而史記

祇引其二者則以史遷好古文之切就安國審問而不得其本因偶于作史時祇得此二篇而急為採入以略見大意非有他也嘗考史漢二書知今文出于漢初自孝惠四年除挾書之律伏生即以其書教授齊魯間至孝文時又令鼂錯往受而立于學官則其書已顯然行世者四十八年而後至武帝是史遷之取其書以入史記非一日矣若古文之出則遲至武帝三十八年太初之後漢志所云武帝末得古文尚書而劉歆移太常博

士則云古文尚書在天漢之後獻之則其距今文出時已八十六年在史遷作史記時並無其書何則史記作于太初元年越四年而後改元天漢況曰天漢後則并非元年明矣乃既獻古文越太始四年而即遇征和巫蠱之變則以四年之間將古文原本獻之官府祇以竹簡更寫一本藏之于家而此一本者又當藉之以作傳又況天漢太始正值遷救陵禍之際縲紲受辱發憤不暇雖極與安國相好問其大略然簡牘煩重必不能得

其所寫之一本而更寫之斷可知也惟小序不多易于
傳世則急採入之且竊取其所聞之泰誓湯誥諸篇而
仿彿引之其好古文而必不可得為何如者此則前賢
之用心非好學深思者不能言也
若云堯典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則亦有故伏并二
典而合之而史記分堯典于堯紀又分堯典之半于舜
紀則用孔說矣若今文洪範頗涉變怪流之為劉向五
行之學大不雅馴而史記祗就其本文次第敷衍似用

孔說至金縢大傳及夏侯歐陽之學皆謂周公之死成王欲葬成周而風雷變興谷永上書所云成王葬公以變禮而當天心張奐災異疏所云昔周公葬不如法天乃動威而史記不然既知古文金縢與今文異而不得其本先于周公避居時作一篇策迎公之事以從古文又于周公葬後别叙一篇策賜郊祀之事以不從今文則其用孔說而不用伏說爲彰彰者惜其不得古文本不多載耳

漢書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二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此數語泰誓無有則雖收拾諸經傳而仍有闕佚何則一人為偽則耳目不及周也

若據泰誓所佚語何止此數按劉向說苑臣術篇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此在漢武元朔元年有司奏議舉廉孝亦述此五語與說苑同而今書亦無之蓋泰誓甚多或伏壁

泰誓或河內女子于泰誓彼所闕者我何能一一收拾之此固不足為古文難也若康誥今文也然僖三十三年臼季薦冀缺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今並無其文何也又昭二十年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苑何忌辭曰與于賞者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又無其文是豈康誥偽書乎不特此也伏生作大傳自引盤庚曰若德明哉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盤庚酒誥並無此也不特此也

漢書王莽傳引書文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白虎通德論引尚書文曰咨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王者又云不施予一人又云必立賞罰以定厥功又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許慎說文引書文圛圛升雲半有半無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詷師乃掐來就惎惎宮中之冗食䝟有爪而不敢以撅以相陵㦗祖甲返攷攷無戔戔巧言我有載于西則今文古文並無之人苟不讀書坐井窺天以村庸之陋腹妄議聖

經解有不為程頤之改大學歐陽修之毀易繫者仲長統昌言註引孟子云矯枉過直後漢書黨錮傳註引孟子云正枉者必過其直讀孟子者不以孟子無此文而疑其偽經解曰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讀易者亦不以易失此句而議其闕佚乃身實庸劣而反譏聖人之經疎于收拾則其耳目為何如者請自思之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襄三

十二年穆叔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年子羽引泰誓國語單襄公引泰誓俱同昭七年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國語單襄公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昭二十四年萇弘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臧宣叔曰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孟子引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引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

于湯有光荀子引泰誓曰獨夫受墨子兼愛篇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坊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引書證

右泰誓三篇

郝敬云武成無次第先儒費解釋訂正殊不悟其為贋也

武成篇文叙事多而王言少然連詞連叙參錯盡變並

是古法原未嘗有一毫誤處惟孔疏引左傳荀偃禱河有云無作神羞具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謂二傳文于無作神羞下皆更有餘詞以申己意此必以書文為藍本者在書文似不應竟住而無餘語此亦偶然致疑之言且此詞斬截原是結語不必復有所增益而蔡沈註本稟朱氏意竟為移易名曰考定武成然其于無作神羞下仍接既戊午師渡孟津一節則于孔疏致

疑之意全然不合何必移易且其間有大謬者原文告諸侯詞有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今商王受無道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諸句葢于告諸侯時歴叙興師禱神之意以張大其事也朱氏以為禱神告諸侯兩事兩詞不宜合一遂于底商以下分作兩節而不知左傳引經原是一串禱神之詞皆于告諸侯見之如昭七年傳芉尹無宇曰昔先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明屬一詞不可分易

且李氏易解引漢後諸儒註既濟卦有云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此等引書皆在孔傳未行之前者其于丁未祀廟直接生明又安得以生魄一節間于生明之節之下夫目不識寶商彝周鼎誤指瑕纇猶當刓剔其齒古況從而刻之㓹之千年神器壞于一旦而無良之人尚詬之為贋鼎豈非冤哉

或曰書例以干支紀日必先有月以領之如名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

類今武成曰既戊午師逾（今作渡誤）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並不著月則知是何月之戊午癸亥且召誥丙午至戊申稱越三日則連本日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則離本日數矣此得非偽為之故不合例耶

古史文有不同有以月領干支者有不以月領干支者有連本日起數者有不連本日起數者孔氏正義明云史官不同故立文各異是也是以洛誥乙卯戊辰俱不

領月而樂志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黄鐘至林鐘劉向連本數謂之隔七而班固離本數即謂之隔八况武成月日干支明見舊經泰誓序見有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文泰誓中篇又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而外傳則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是戊午在一月癸亥在二月公然可知若漢初有今文泰誓出于伏壁又有武成逸篇不知出于何所鄭康成云武成逸篇至建武年始亡者其文多見漢律歷志中然亦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

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其月日干支亦正相合則壬辰癸巳丁未庚戌無稍差軼雖或越三越四不過朝三暮四之小殊何所分别况此等攻訐又明見舊疏早有觧釋者若謂作偽曖昧不合書例則畢命亦偽書也其曰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則連本日數與書例合豈有明于彼而獨暗此此可省矣

孟子何其血之流杵也未聞血流漂杵也

國策武安君與韓魏戰于伊闕有流血漂鹵語此本武成血流漂杵語而習用之古有不引經而習用其語者此類是也若孟子何其血之流杵也則引經而反不用其語此又一例故嘗讀表記謂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此習用其語非引經者子曰事君三去而不出境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此則引經而反不用其語者使必以原詞核之則此亦僞論語矣舊註孟子杵或作鹵盾也與國策語同據此則益信國策用書詞耳

甲謂古人田賦出兵丘甸出乘武王之馬牛皆取之民間今乃釋馬放牛不復還民而驅之山林是以桀紂之事誣武王也

李塨曰古田賦出兵之法雖無明文然間考諸禮則牛馬原有在官不還民者大抵田制惟都鄙采邑賦兵則出車出甲并出牛馬若鄉遂公邑諸地則但家出一人而車甲馬牛總自官給如周禮司兵有授兵之法謂出兵時官授兵器也有受兵輸之法謂旋軍時以兵器輸

還之官也馬牛亦然故馬質之職凡受馬于有司必書其齒毛與其馬價而牛人掌養官牛凡軍旅行役必共其牽兵車之載任器者所謂公器與公牛也不讀詩乎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此公牛也駉駉牧馬在坰之野此即公牧之公馬也是馬牛官物原不還民即放而棄之亦並非桀紂之事況歸之與放祇是休養不過仍還畜牧以示厭兵未嘗驅而棄之也且此非晉人可偽造也歸馬放牛在呂覽諸書俱有之若樂記則全襲其文

如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此全襲武成原文而為之詞樂記雖出自漢世然必非東晉人偽作而誣武王斷可識矣周制既不曉周禮禮記又不讀遽欲起而侮聖人之言所謂聾瞶之夫偏談聲色哀哉

甲謂據中庸周公始追王太王王季而武成于伐紂之後即稱為太王王季文王此非偽書敗漏乎

李㩦曰追王之典武王為之追王而達上下則周公制禮為之大傳曰武王既事牧野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遂率天下諸侯駿奔走執豆籩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歴文王昌則是牧野歸後即告武成而行追王之典其所云柴于上帝駿奔走執豆籩正武成中駿奔執豆柴望大告武成之原文也是追王之典武王為之不然漢髙尚知王太公豈有武王定天下而不識尊親事反出漢高下者惟喪祭之禮由追王而推凡諸侯大夫士上下

通達以祭以葬則周公實為之中庸有明文矣人第讀中庸而不讀大傳固不識武王之有追王若讀史記則文王亦曾改正朔易制度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吾雖不信然甲豈知之

襄三十二年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昭七年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孟子引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又王

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右武成

書序馬融鄭玄皆以旅獒爲旅豪謂酋豪也西戎無君名但稱其主曰酋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于君而改作獒犬得乎

此正是獒犬舊註獒西方犬名即曰獒與豪通字然酋豪君長也國人可貢一君長來周乎且外國不一但曰豪此何國豪也按汲冢周書王會解渠搜以鼩犬匈戎

以狡犬則外國原有貢犬之事又竹書紀年于周武十三年書巢伯來賔與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正同則一是貢犬一是酋長來朝兩書並列殊為有據若謂旅巢伯命旅字作陳字解旅獒亦當解作陳獒不必國名則明曰西旅無西陳之說左傳蔡蔡叔一句兩字尚可兩解況兩篇兩字乎且旅巢伯命者陳命耳若酋豪則何以陳之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

尺有咫陳惠公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果得之此正襲旅獒篇文而為詞者則旅獒非僞書矣且肅慎貢矢鳥載而入尚不足怪貢犬何怪焉

國語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傳五年宫之奇引周書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右旅獒

微子之命則斷是偽書名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顧命用敬保元子釗元子者太子也微子紂庶兄而曰殷王元子非偽而何

史微子世家云微子開者帝乙之首子首子元子也古元首通稱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孟子勇士不忘喪其

元首即元也是以微子父師若曰王子孔傳直云微子是帝乙元子故稱王子則元子只是首子長子之稱與稱王子並同葢微子本紂母兄與他長庶稍别按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仲即微其時猶尚為妾也及改為妻後始生紂故紂父欲立微子啟為太子而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則不可立妾之子因立紂鄭康成所云微子啟為紂同母兄是也是紂與微子原無適庶祇有長幼故當時原以元子稱之此非

後人可偽作者不觀左傳于哀九年宋公伐鄭晉欲救鄭而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若帝乙之元子而有吉我安得吉則微子本稱元子況三代稱名並無一定曲禮備載天子王后之所稱自君天下曰天子以下並無元子之稱即名詰稱元子亦但作大子解曰大為天所子無非意擬之詞況尚書難明即金縢康誥皆今文也金縢稱武王為元孫正義謂武王于太王當稱曾孫今曰元孫是長孫之稱

然而武不居長檀弓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並非長孫而康誥稱康叔為孟侯夫康叔叔也叔則何以為孟故孔氏謂孟侯者諸侯之長如方伯之謂然而康叔年幼未能長衆且據春秋衛靈公與晉爭長又未嘗有五侯九伯衛實征之之語至無可解說鄭氏遂造為曲釋謂古者太子十八為孟侯周公因以此呼成王則以臣呼君為侯大無禮矣是以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孔傳作大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之責大誥寧王遺我大

寶龜漢儒謂是文王宋儒皆謂是武王凡經文名稱有何一定而獨于古文疑之

甲謂微子之命偽也周史封微子于宋當名宋公之命

又杜撰矣凡封有新舊既有舊封則雖當新封而亦稱舊號箕子只稱箕周公只稱周是也不讀康誥乎康叔初封康與微子初封微同乃康叔封衛不稱衛誥而謂微子當稱宋吾不解也豈康誥偽書耶

又謂命詞有與國咸休語周既有天下何得稱國
李塨曰此不特易有開國承家詩有王國克生禮有制
國用建國學即今文亦有之大誥知我國有疵立政國
則罔有立政用儉人金縢我國家禮亦宜之
右微子之命
郝敬云後儒誤解金縢以我之勿辟為刑辟謂公致
辟管叔遂作偽命夫流言何傷成王疑公公避則已
何至甘心殺一兄囚一弟貶一弟此情理所必無金

滕大誥歴歴可據也俗儒信聖人不如信偽書乃至鄙夫謂義可滅親兄可殺弟可誅則是書為口實周公為戎首矣予不可以不辨

若然則不特蔡仲之命是偽書即周公誅管蔡事亦偽事矣按春秋定四年祝鮀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若史周本紀則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代殷後收殷餘民其在管蔡世家亦曰周公殺管

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為二是金縢勿辟雖作孔傳者誤解刑辟然而管叔未嘗不辟也其大義滅親在周公為戎首則有之若以之為偽書口實則全未也夫大聖行事當滅親當殺兄子固不知吾亦不足與于言矣至于蔡仲之命則左傳明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巳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世家亦云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以

為魯卿士言于成王而復封于蔡是在周成王時即命邦蔡又何曾是東晉後儒誤解金縢始作偽命人苦不自知然亦當自量如此胸腹即左傳史記未嘗窺見而反呼人為鄙夫為俗儒不知誰俗誰鄙也強顏哉

僖五年宮之奇引周公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襄二十五年大叔文子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右蔡仲之命

羅喻義謂太師太傅太保非三公也然則何官曰此

太子三公也賈誼新書保傅篇曰昔者周成王幼在
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此
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皆上大
夫也是與太子燕居者也其文甚明但其次則以保
為首豈有人主已長而須保者乎葢初本宮僚後遂
入銜故殷有保衡周有保奭書曰在成湯時則有若
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一曰阿衡阿猶保也然
則傅之世胙太師詩之尹氏太師夫猶是矣儒者閒

有其官不能徼其人則曰官不必備豈有具官而可不備又豈有既具而曰無官者乎

此名周官但列周之在朝長官以立訓而周禮一書則就其官而推類而備載之故亦名周官第周禮六卿與周官同而獨無公孤因有疑周官為偽者實則三公三孤俱無所職掌且不必備官但以六卿兼為之如名公以太保領冢宰畢公以太師領司馬一如後世宰相兼六卿類故周禮六官以前雖不列公孤而其名儼然如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朝士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明有三公三孤在六官上也葢公孤之名其來已久記曰虞夏商周皆有師保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且皆是天子之官王制天子有三公九卿傳曰古者天子有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今乃謂太師太傅太保不是三公夫不是三公則是何物豈可食者乎然且但見賈誼文遂謂此是太子官不是天子官又但見君奭有保衡語遂謂伊尹以保太甲故稱保不知賈誼此文全襲

文王世子及家語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此言太子亦有此官爾令乃以太子有此而反謂天子無之則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氐不闕曰維太子之氐也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不闕曰太子是毗也板詩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則以三公為屏翰常武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則以三公領戎旅無非天子所有事學究見白金稱為束修乞兒見王糧指為比給狐之米不知

度支倉庾之所用不止是也即伊尹保衡亦何嘗是太甲師保之稱商頌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商王湯也國語白公子張謂高宗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故書曰惟說命正百官又曰爰立作相是以冢宰兼三公也然傅說不曾教太子微子以箕子為父師比干為少師史記稱箕子比干為太師少師家語比干官則少師然而箕子比干何曾作太子之官史記師尚父牽牲在伐紂時大戴禮武王踐祚名師尚父而問焉是武王初有天下

即以太公為太師此時未能立太子官也故名公為太保命作二伯領西方諸侯畢公繼周公為太師即命之治東郊並與太子無涉若謂官之次第以太保為首此但見賈誼文保在前爾文王世子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大戴禮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太師之任也不厚于德不强于行太傅之任也進退無度升降揖讓無容太保之任也皆以太師太傅太保為先後次第即推而三孤

亦然即或有時太保在前如顧命叙太保名公在太師
畢公上有時太傅在前文王世子少傅奉太傅之教而
後以出入師保繼之總是命服尊卑同在一等而以當
事為先後並非定例至謂官不必備為儒者不能徵人
之故世必無有官不備之理則吾不知其所謂徵人者
何說若以官不必備為無理則文王世子見云設四輔
及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漢表引記曰三公
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已少所見而謂世必無臆背

之馬可乎

又謂三公即立政之常伯常任準人也按白虎通有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之言因知常伯即司徒常任即司空準人即司馬所云三事者三公也古公卿只一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即不言卿君一位卿一位即不言公凡三公九卿六卿皆漢儒之言古無是稱且六卿是軍制非國制也牧誓司徒司馬司空祇是三卿即魯三家三卿季孫司徒叔孫司馬孟孫

司空皆無冢宰宗伯二名即虞氏九官禹司空也稷司馬也契司徒也亦無冢宰宗伯然則冢宰非官也宗伯亦非官也

立政諸官名多不可考即常伯常任準人三官舊儒紛紛皆不足據若以司徒司馬司空當之則尤無理立政分序羣官原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名別列文內何可相混舊有謂準人近于庶獄而人即非之曰如此則常伯常任當是庶言庶慎乎若以為司馬則攻者接踵矣若

公卿異等則孟子明有六等五等之分即周禮亦有九服九命之别甚至易通卦驗亦曰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以公卿大夫判作三等其或言公不言卿言卿不言公祇是互詞猶稱歳為春秋非無夏冬稱日為朝非無昏也今謂三公九卿六卿皆漢儒之言則凡公羊荀子稱天子三公周禮考工稱九卿之朝九卿之治皆不出自漢註即王制天子命三公九卿元士皆入學月令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迎春于東郊並非東晉偽書也況大

戰于甘乃名六卿則天子六卿本出自今文而又謂六卿亦只三官且必為軍旅所用非在朝之官則六卿並不限于三祇以六者之中其三者更切民用則又另稱之如洪範以三八政特稱司徒司空司寇類故漢公卿表專以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為天地人三名而白虎通因之此即東漢三公之所始而至于軍旅則亦以營壘尺籍三者頗重與冢宰統邦治宗伯專主禮儀者稍有不同故兵制用人又以三官立師中之長而

實則天子六軍則六卿齊將之諸侯三軍則三卿齊將之凡出師命將皆用命卿故公穀註春秋直以三軍為三卿二軍為二卿並以官名軍可驗也彼第知三官為三事而不知六卿之名有曰嗟六事之人則六官矣且六官並列隨所取用太皞五鳩于六官之外有司寇而多司事洪範八政于三官之外增司寇而反去司馬殷宋九卿于六官三官外又增左右師司城而獨無司空至若唐虞九官則賈公彦謂天官為稷地官為司徒秋

官為士此堯時事至舜則命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又曰堯初天官為稷至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即冢宰也是九卿六卿皆三代習用之官其必非漢儒妄言而限于軍制已可見矣如謂稷是司馬吾不知所據如謂唐虞無冢宰宗伯則百揆秩宗所掌何事恐舍此二官定無所屬若謂冢宰非官宗伯亦非官則此二者是何物豈可食者乎

何謂冢宰非官也一見于詩曰鞫哉庶正疚哉冢宰

庶正非官知冢宰非官也一見于荀子曰本政教云云冢宰之事也論禮樂云云辟公之事也全道德云云天王之事也天王辟公非官知冢宰非官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謂國有大故推首位一人主之猶冢子冢婦云爾冢與大不同大與少對凡官多有之冢與介對一人而已猶後世宰執之類非有是官也故曰冢宰非官也若宗伯之名見于春秋夏父弗忌為宗伯然祇是宗人如宗人釁夏獻其禮類猶

曰宗司云爾故曰宗伯亦非官也

如是則可笑之甚吾向以二者為食物爾今曰宰執曰宗司則猶是人也雲漢詩庶正虛名與冢宰對猶曰虛名不對實銜若下文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則實銜矣猶曰實銜與冢宰非對文爾若十月詩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惟趣馬楀惟師氏則冢宰直與司徒膳夫内史趣馬師氏五實銜對文矣若謂冢宰與辟公天子對文便不是官則尤為可笑孟

子天子與公卿大夫士皆對列作一位辟公與卿大夫士亦皆對列作一位豈公卿大夫士皆非官乎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大夫士亦官也然或曰公卿大夫士仍虛名若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則太保太史皆以實銜與王與邦君相對此非今文乎人若不讀書不自揣量論語與書皆有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內則有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王制有司會以歲之成質于

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周禮有乃立天官冢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則便不宜置彖乃又謂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只是宰執是宰相虛稱則王制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明明穀禄出入實有職掌此非宰相事也若謂冢不是大則爾雅云冢大也馬融曰冢宰大宰也鄭氏謂變冢言大者以進退異名爾至謂宗伯只是宗人宗司之稱則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為宗伯而國語曰夏父弗忌為宗韋昭註宗者

宗伯也然當時別有宗官司事之臣名宗司故宗伯欲躋僖公而宗有司爭之曰非昭穆也宗伯曰我為宗伯何常之有而宗有司又爭之是宗伯與宗司明明兩人作主客而以兩人為一人可乎若哀公欲以嬖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公曰汝為宗司則此宗人即宗司正宗官司事之臣故國語師亥曰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正以宗臣是宗伯宗人是宗司故兩稱之雖宗伯亦有時稱宗人如曾子問大宰大宗衵

冕又云宰宗人從一若對言之則大宰大宗與宰夫宗人高卑截然若通言之則大宰大宗有時可兼稱宰與宗人而宰夫宗人無時得稱太宰與宗伯者是以康王之誥上宗曰饗是宗伯授宗人同是宗司分稱了了乃欲以宗人宗司妄當宗伯固已不通不讀書矣且斷斷曰宗伯非官將宗人宗有司都非官耶何也

古文尚書寃詞卷六

古文尚書寃詞卷七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今無孝乎字何也

君陳篇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東郊敬哉此本孝恭句兄弟又句有政又句言惟爾能孝亦惟爾孝故能友兄弟以施有政其所以命尹東郊上繼周公之職者為此故也舊謂君陳本周公子

故以孝命之文極明順惟論語引書則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多孝乎二字而以惟孝二字連孝乎讀如云孝乎惟孝蓋言孝之極稱猶漢語曰肆乎其肆謂肆之至也按論語引書有四無不改其詞篡其句易其讀者如説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勿言論語改作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以四句作兩句而以諒陰屬高宗為句三年屬不言為句湯誥爾有善朕勿敢蔽罪當朕躬不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論語改作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以五句作三句而以罪赦自為句增帝臣二字而連蔽善簡心合作一句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論語改作所重民食喪祭以兩句作一句而去五教二字而自為句此皆改句改讀之顯然者故包咸在東漢末明見馬融鄭玄有古文註本而以孝乎惟孝作句讀何晏在西晉亦明見王肅有古文註本而以包註孝乎惟孝引作集解故潘岳閒居賦夏侯湛昆弟誥陶潛孝傳贊正值梅氏上孔傳之際無

不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即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亦曰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張齊賢在真宗朝奏詔作曾子贊亦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此豈古文尚書猶未之見而相嬗不改必以此作訖句乎亦曰此所引者係論語引書而非古文君陳之原文也自後儒作集註誤以孝乎作句致書云以下忽自作孝乎一嘆而後接以書詞引古者無此體矣徐仲山曰論語引經惟一詩云如切如磋二書云孝乎高宗餘皆不標所自其引詩如巧笑倩兮

不忮不求相維辟公思無邪唐棣之華深則厲誠不以富類引易如不恒其德君子思不出其位類引書如堯曰予小子履雖有周親所重民食喪祭予有亂臣十人類

緇衣引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今曰庶言同

則繹是增出二字矣

天下無庶言同而可斷句者然引古偏有之王充論衡引論語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漢藝文志引論

語子曰所重民食後漢獨行傳引論語孔子曰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漢文三王傳引多方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此皆明明有下句在而截而不引一如後人輕薄作歇後語者然則非此增出實彼短少耳

僞五年宮之奇引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國語富辰

引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右君陳

緇衣引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右君牙

書字之冤

馬鄭受漆書其所註書篇與今文同而字畫增損與今

文異如今文夏侯之學以宅嵎夷為宅嵎鐵克明德為克明俊德類馬鄭無是也但馬鄭同受漆書而其註書與註書序凡字畫解義雜見孔氏正義及陸氏釋文者不惟兩家各異即鄭氏一家而正義與釋文又異是豈兩家有兩書耶抑一家一書而前後又各異耶抑亦傳述者之過耶予嘗謂書畫難校俗儒多訛錯傳寫便變而好事者又必故為改造以示新異如易箕子之明夷趙賓作荄滋之明夷而明夷左股京房故以夷作胰王

肅故以股作殷至春秋公伐邾取訾婁則公穀兩家有謂伐邾婁者有謂取叢間者此固大不足輕重無與經學而世復有取字畫以相質難因姑取漆書之學其賈馬鄭三家各殊異者一審辨之賈逵見後

正義載鄭玄註小序舜典云入麓伐木五子之歌避亂于洛汭胤征云胤征臣名禹貢引胤征云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咸有一德作伊陟臣扈曰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旅獒云獒讀曰豪謂酋

豪之長

釋文載馬融鄭玄註書小序旅獒作豪伊陟贊于巫咸巫男巫也金縢武王有疾下有不豫二字成王政作征將蒲姑作薄姑王俾榮伯俾作辨賄肅愼之命肅作息康王既尸天子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平王錫晉文侯王上無平字錫作賜東郊不開作不闢此惟旅獒作旅豪馬鄭相同餘俱無同者且正義此註極為可疑按入于大麓在古文始入舜典中若今文則

並無以入麓作舜典之事且此時蕭齊二十八字又未曾出也若註胤征為臣名則尤不解序明云羲和湎淫胤往征之而註之者謂胤與征總是臣名是非康成病狂即孔穎達病狂也且康成曾定百篇之次以甘誓胤征入虞夏書二十篇中今乃以昭我周王為胤征之文則周書矣以周書當夏書在康成必不病狂至此況篚厥玄黃昭我周王以四字作句此真古文武成文也穎達謂鄭氏不見古文又謂鄭氏所註書並無武成出三

十四篇之外則在孟子所引書祗有紹我周王見休之句以昭爲紹且多見休二字與古文武成大不相合鄭氏安得而引其句乎

王應麟曰馬氏尚書註本于杜林漆書故多與今文異如至于北岳如西禮作如初天叙有典有作五天明畏作威曁稷播奏庶艱食艱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作繪作十有三載載作年瑤琨篠簜琨作瓃沿于江海沿作均滎波既

豬波作播云滎播澤名導岍及岐岍作開天用勦絕
其命勦作巢誕告用亶作單用乂𠐋斂𠐋作稠云數
也自靖作清云潔也弗迓克奔迓作禦云禁也無虐
煢獨作亡侮煢獨我之弗辟作避謂避居東都信噫
作懿云猶億也大誥爾多邦作大誥繇爾多邦降割
作害酒誥王若曰作成王若曰皇天既付中國民付
作附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弋作翼大淫泆有辭泆作
佾云過也嚴恭寅畏嚴作儼文王卑服卑作俾云使

也譸張為幻譸作輈其終出于不祥終作崇云充也
我道惟寧王德延道作迪有若南宮括宮作君迪簡
在王廷迪作攸云所也爾罔不克臬作劓王不懌作
釋云疾不解也在後之侗作詷共也冒貢作勗贑云
陷也王崩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四人綦弁綦
作騏云青黑色三咤作詫折民惟刑折作悊云智也
王曰吁作于惟來作惟求云有求請賕也仡仡勇夫
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諞言作偏云少也辭約損

明大便倭之人葢其書唐初尚存此陸氏釋文采之

虞翻曰北海鄭玄註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

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

困憑几洮頮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

從其非又古大篆卯也讀當為柳古柳夘同字而以

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訓北猶别也若此之類

誠可怪也

王應麟曰鄭康成書註閒見于疏義如作服十二章

州十二師孔註皆所不及　又曰康成註禹貢九河曰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按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吕填閼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又曰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裨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

馬鄭同學並無一字相合即疏解亦無合處不此之疑

而疑經一則成見重一則朱氏之言信從者深也又王應麟云鳥獸蹌蹌馬融註以為荀龑七經小傳用其說然鄭氏又無此言

或謂許慎作說文其序云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據此則其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已乃考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無一字相及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屬說命文然孟子亦有之得非慎所引者孟子耶

是今之古文在當時無其書也
若竟無其書則直二十八篇耳何以曰書孔氏耶若別
有其書而非今本則必别有所引在今本之外何以又
無此也不知此正賈逵漆書之本也東漢和帝時上命
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未之應于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
雄之書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為指歸乃考之于逵作說
文解字若干卷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則是慎所本
者正賈逵之學也賈逵學杜林妄以漆書為孔壁舊本

冒稱孔氏古文爲之作訓而慎實祖之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嫿名者衛宏也宏學于杜林受漆書古文林嘗誇于人曰林流離兵亂恒恐斯經將絶何意東海衛子宏濟南徐生巡復能傳之是宏受漆書較逵更親而慎作説文則多取宏説以爲之本故説文序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説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授官無其説則正以漆書古文亦官未立學但私相傳授以至于慎是慎所祖述一宏一逵皆杜林

之本雖冒稱孔氏實漆書非壁經也夫馬鄭註尚書猶不能有孔壁舊本慎亦安得而有之但賈馬鄭三人同受林學馬與鄭所註兩家各異已見前說今賈與馬鄭益復大異說文中字並無一字與馬鄭二註相合何以解之

說文　假格于上下宅堣嵎夷平辯秩東作鳥獸𣬛氄髦毛稘朞三百有六旬共工旁方逑鳩孱僝功有能俾𡰯乂𣪠竄三苗于三危五品不愻遜教育胄子

剛而寒塞 睿濬 畎澮璪藻 火黺粉 米違 以記之無
若丹絑朱 奡傲 堋朋 淫于家隨山栞刊 木草木蔪漸
苞包 瑤琨筱篠 簜惟箘簵簬 枯楛 天用剿勦 絕其命
若顛木之有甹由 枿櫱 王譒播 告之脩今汝懖懖聒
予亦炪拙 謀西伯既戚戡 𪒠黎 大命不埶摯 我興受
其退敗 勛勖 哉夫子尚狟狟桓 實玄黃于匪篚 玄貢厥 彝
倫攸斁斁 無有作𡚁好 七卟稽 疑庶草蕃無廡 王有
疾不悆弗豫 我之不𨐨辟 哉生霸魄 凡民罔不憝罔弗憝無

凡民字至于孎屬婦惟其斁塗丹雘其不丕能誠于小民放頒朕不暇昭武王惟睸冒亦惟有夏氏多此字之民叨饕慣常敀伯常任其在受德忞隋爾尚不諅忌于㐫德焯灼見三有俊心勿以諗儉人一人晃執鈂鈂三罠吃刖劓斀黥剸刖椓黥惟緇貌有稽報以庶訧尤峙乃餱侯糧戩戩截善諞言皅皅斷猗邦之阢杌隉賈氏漆書又與馬鄭本無一字相合惟天用勦絕其命與我之弗辟二句同有換字而賈氏作剸絕作不辟馬

氏作巢絶作弗避又必無同處即使有意分別亦不至如此之甚則彼此狂吠無一當矣然且二十八篇孔書析作三十三篇不過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五篇為三十有三孔穎達謂鄭氏所註三十四篇不分舜典益稷而增多泰誓三篇為三十有四則三家所註俱宜有泰誓矣乃馬融屢駁泰誓即伏書一篇而並無三篇之泰誓為之校註即合三家所註字又並無一字涉及則是狡言誑語祇知毀經而具自為說輒如沙蟲

鬼蜮之不可影響誣妄至此雖欲不加以非聖之誅得乎

至明崇禎末有羅敦仁喻義父子偽造今文尚書古本竊取史記與字集作藍本而雜摘他篇字以組入之乃以大字寫今文謂之尚書以小字雙行寫古文斥之不使為經其意則猶之吳澄削古文故智而奸狡過之名曰尚書是正二十卷乃鑿朱吳之失闕小序不勝反以小序分冠之伏書二十八篇之首又不言所據何書一

若伏書自有者且曰書百篇尼父所作則直宗孔書矣夫百篇之序出自孔壁人人知之諸書皆能言之故當時安國之兄太常蓼侯孔臧者雖家藏百篇尚不得知曰世但知二十八篇為二十八宿何圖有百篇耶則自伏生二十八篇出後幾及百年至天漢之末始知書有百篇而史遷好古于其初出急取之以入史記故小序之闕朱吳以不讀史記失之而此則讀史記而不敢闕然而回旛倒戈轉尊小序則在朱吳後凡攻古文者並

不敢稱小序與伏書同出如金履祥黄鎮成王柏熊朋來輩猶必曰伏二十八篇合泰誓為二十九篇孔五十八篇合百篇之序為五十九篇今并此說亦亂之則引據俱絶矣又且以今文二字為鼂錯所得名夫鼂錯未曾寫書也孔壁古文安國以今文寫之此明見史記漢書然仍稱古文何則以後寫非所據也錯不曾寫書即寫亦安得稱今文憑臆撰造漫無義理其陋已甚然且指古文為百兩為霸書又忽指之為東晉所出則操刃

兩端刺人者先無具矣其書例有正傳正字正術三則而傳與術並無正法祇將正字一例就其所辯者略為附辨如左

古文堯典以嵎銕作嵎夷柳谷作昒谷伏物作朔易鄙德作否德不怡作弗嗣璇璣作璿璣蟄作贄北岳如初作如西禮兆十有二州作肇十有二州惟刑之謐作惟刑之恤祖饑作阻饑稺子作冑子五十載陟下增方乃死三字

孔氏正義云今文夏侯之學以嵎夷為嵎鐵昧谷為柳谷嵎鐵不知何解若以昧谷為柳谷此即今文不通處柳谷夘谷也古柳夘同字其地當在東方夘位而以西方之昧谷當之此伏氏誤也羅氏不識今文既以嵎鐵為嵎銕而又以作昧谷為作暘谷夫暘谷即湯谷在東極之地淮南所云日出于湯谷者改昧作暘改西作東其于柳谷則近矣然而非今文字也虞仲翔三國人其駁鄭註明云大傳夘讀作柳而以為昧谷徐廣註史記

亦云昧谷一作柳谷日入處地名此真正今文之証本
欲藉今文以攻古文而于今文本字全然不識可乎
若以朔易為伏物以否德為鄙德以弗嗣為不怡以惟
刑之恤為謐以阻饑為祖饑冑子為穉子皆竊史記文
但史記不全是今文惟舜讓于德不懌則索隱云古文
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惟刑之静哉則徐廣云古文作恤
今文作謐黎民始饑則徐廣云古文作阻饑今文作祖
饑餘皆非今文也史記註原有云史公博採雜記而為

此史但廣輯異聞不必皆尚書原文也豈可就其所改字而盡竄之

若以至于北岳如西禮作如初此漆書古文也見前馬鄭作漆書古文註其說如此而竄作今文亂矣至于五十載陟據其自解有云按竹書紀年書法只宜作五十載陟則欲攻晉後所出之孔傳而乃取晉後所出僞書之書法以刪改古經豈有此理若謂傳以方乃死為陟之註則以陟訓死猶屬非義方乃何解蘇軾引韓愈說謂

陟方猶言升遐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則以陟方為義而訓以乃死似頗明順然猶多此一訓況欲刪去三字則直焚書矣舊謂鄭玄讀此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未聞以陟字句者縱令文多難讀亦不必如此

左傳引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使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此大禹謨篇文而羅氏謂此是逸書汨作九共膏飫諸篇之文九共者九功也九成之樂也即韶樂

也遂倣束晳補亡申培詩説例作解題三首謂之韶樂而以諸經所引大禹謨文實于其中汩作美治民功興也（汩治也作興也）九共大招九成之歌也膏飫燕享樂歌也（膏勞也飫私也國語王公立飫）記曰簫韶舜能繼堯之道也樂章宜以堯發端今以論語引書堯曰咨爾舜節當汩作樂歌之文與文王曰咨同以左傳引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膏飫

樂歌之文與將賞爲之加饍加饍則飫賜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同餘凡大禹謨中臯陶邁種德地平天成念兹在兹成允成功等語無所專屬任歸之九共篇中惟觀者自擇焉

此真喪心病狂矣欲滅聖經而指爲僞書乃自造僞字僞經僞逸經以侮嫚聖言有王者起不誅何待嗟乎誰爲作俑以至于此且此種行逕在前似有爲之者觀洪邁曰孔安國强觧汨作明居而今幷九共膏飫皆註之

而實以文何其無忌憚也則在前似有為之而被詬厲者今復蹈此則不止無忌憚矣彼徒知左傳所引有九功九歌諸語遂妄以九共當九歌謂即是簫韶九成之樂而不知左傳所引者夏書也夏書正是禹謨史記以臯陶謨益稷録入夏本紀中列禹貢之後正謂禹謨是夏書首篇而臯益繼之故左傳國語凡在禹謨臯益中文則皆稱夏書是九功九歌其為禹謨無疑也縱曰九功九歌即大招九成之樂亦仍是禹謨而斷非汩作九

共等逸篇之文何則史作舜本紀有云四海之內咸戴
帝舜之功于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是
韶雖舜樂而實為大禹所作徒以歌舜之功德而歸之
于舜是以楚辭有啟棘賓商九辨九歌語而王逸註云
啟能修明禹業重列其宮商之音則是九招之樂明作
自禹故九功九歌禹謨載之大禹又明明言之則與史
記楚詞所云恰恰相合人第知舜有韶樂而不知實作
之于禹此亦註古文禹謨者一大快事如此解經方能

破膚妄之見發前人所未發乃僅以九共二字聲音相近遂妄以汩作膏飫聯翩當之則其陋劣杜撰爲何如者且其所謂倣申培詩説例作篇題三首則尤無理彼劇遵朱氏故恥引毛詩小序以爲証而偏引申培詩説夫申培授魯詩未聞有所謂詩説也在前史志藝文者並未嘗有此書名至明嘉靖間廬陵郭中丞家忽出子貢詩傳申培詩説二書以爲得之黄文裕祕閣石本實則考功豐坊僞爲之予向有駁義一書略斥之矣今引

此自據使知之而引之耶則以偽濟偽此妖言畔道之
同黨可并案也使不知而引之則近代偽書尚不能辨
而欲辨唐虞三代之偽書能乎且是人胸臆全未讀書
欲作偽今文則亦當覓真今文讀之今文大傳其在虞
傳中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在殷傳中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則九共
逸篇在今文有真書矣乃墨守今文者全不之知反攘
古文之夏書而割綴成篇不亦盍乎

古文尚書寃詞卷七

古文尚書寃詞卷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古文臯陶謨栞木作刋木無傲作無教天叙五典作有典五庸作有庸明威作明畏根食作艱食繪作會藻火粉粃作藻火粉米采政忽作在治忽帝曰無若丹朱傲禹曰娶于塗山删帝曰禹曰四字

隨山栞木此說文也見前無傲逸欲有國天叙五典天明

威暨稷播奏庶根食鮮食山龍華蟲作繪此漆書古文也見前若藻火粉米則但竊說文黺字而又連改藻𪒠字者豈賈馬鄭三家本即伏氏書耶

史記以皋益二謨俱入夏本紀有云來始滑以出納五言索隱謂來者采也始者治也滑者忽也古文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此因而竊改之似矣若帝曰無若丹朱傲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遂竊之增帝曰禹曰四字而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則仍舊文

而不知今文原本是辛壬娶于塗山癸甲啟呱呱而泣故史記襲之索隱云此今文脫漏太史但取其言而不稽其本意故如此豈有辛壬娶妻癸甲生子之理不經之甚則欲偽造今文亦須分辛壬癸甲四字屬兩句之首不當第增四字而餘文尚如故也況既依史記則予創若時一句亦屬禹言如王充論衡引此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以若時句作禹言可驗也本欲造今文以攻古文乃

今文亦不能造不惟古文遭厄今文亦遭厄哀哉

今文增帝曰禹曰亦未必是原本此必後人以小人之腹揣度聖經謂大舜之聖禹必不當以丹朱為規戒且非臣進君之體不知周公戒成王亦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聖心儆惕原自不同君臣之間故亦有此且周公實戒成王禹則汎汎陳戒而責重在已因以予創若時承之言已以此為鑒也今增此四字則于予創若時屬上屬下兩俱有礙且在禹口中承上帝不

時敷同日奏罔功一氣進鑿泯然無跡若作帝語則似惡禹之規已而以此報戒大非虞廷吁咈景象且禹非不肖亦不當專出此數語故作訓懲也宋元儒者動以已腹量聖心遇有不合舊筆便改然仍無一通處聖經從此糜爛矣此加四字實後儒改經之濫觴不可不辨

古文禹貢栞作刊鳥夷作島夷入于海作入于河沇州作兖州十有三年作十有三載既都作既豬赤埴作赤埴蔪苞作漸包均于作沿于滎播作滎波孟諸

作盂豬汶嶓作岷嶓都野作豬野道作導汧作岍汶

山作岷山瀁作漾𥟖作秸

栞木竊說文見前鳥夷竊史記夾右碣石入于河此今古

俱同者故註曰尚書如此則入于海係史記文非今文

也濟河惟沇州作十有三年大野既都凡豬俱作都皆史記

然皆非今文若草木蔪苞則說文古文也見前均于江海

滎播既都雖史記有之而馬氏皆註以為漆書古文之

文見前惟被孟諸與滎播則索隱註作今文而他仍不然

若汶嶓既蓺至于都野道汧汶山之陽嶓冢道瀁皆史記皆非今文若其以赤埴爲赤戠則可笑之甚晉成公綏作天地賦有海岱赤戠華梁青黎語遂以海岱徐州之赤埴改作赤戠則焉知此非成公綏所改而妄誕若此至以納秸爲納稭則以韓愈詩有郊告僾匏稭稭讀作秸字書引以爲偽貢納秸之証遂竄改之似此肺肝亦苦矣

古文盤庚㭬作蘖懋作懋弇作掩鞫作鞠斅憂胥腸

作敷心腹腎腸丕乃告乃祖乃父作丕乃告我高后若顛木之有由枿相時憸民倶竊說文但說文明以為古文之字如此且明註曰今文尚書作憸民今反曰今文作憸古文作憸是認賊作子也予不掩爾善爾惟自鞠自苦則今古文俱無作鞫與弇者此竊爾雅鞫窮也弇益也遂改二字因自解曰鞠作稺解並無作窮字解者則詩降此鞠凶鄭箋作鞫窮解何耶至于告我高后改告乃祖乃父則亂道之甚世無乃祖乃父告乃祖乃

父者偽書至此直杜撰無術矣若書小序與古文同出孔壁古文之真即書小序是一顯証何則書小序採入史記凡本紀世家篇篇有之此非東晉梅賾所得偽并非西漢成帝朝張霸所得偽也乃宋元發難草昧鹵莽朱吳二君皆黜小序為魏晉人作及明而稍有讀書者謂史記有之則前説盡敗因改説為大序偽而小序不偽且妄稱小序與伏書並出并將小序移冠之今文各篇之首以為得計予前已辨之屢矣至此篇首公然大

書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甞考殷本紀稱盤庚既遷亳遵成湯之德及崩弟小辛立而殷道復衰百姓乃思盤庚而作此三篇索隱註此直引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今云小辛之時百姓思之而作盤庚由不見古文故也夫史記不見古文則誠有之然非不見小序也即偶用他說不用小序然並非不見之故即曰不見亦不見小序與古文何涉乃以不用小序之故而曰不見以不

見小序之故而即曰不見古文是明明以小序即古文矣小序即古文而乃以小序强冠之今文之首通乎不通乎況尚書初出除今古二尚書外别無他說小辛之民作盤庚此必是今文之說如伏生大傳以金縢爲𦳝周公事夏侯歐陽多有此等而近人無學欲造偽今文而不知今文之本說有如是也若古文偽說則漆書有之鄭氏註古文謂盤庚事陽甲時謀徙湯舊都上篇陽甲時作中下二篇盤庚立後作見前此皆邪說之畔經者

故太史公紀五帝曰其言不雅馴大抵不離古文者近是尊以古文尚書為可信而王充論衡有云六典不傳猶之古文尚書左氏春秋之不興其重古文如此是以伏氏之學在晉永嘉後即已亡滅而孔學後起歷千百年而倍顯毛詩左氏孔傳皆立學最晚而所傳彌永所謂簸之揚之糠粃在前非與

古文西伯戡者一作阢作戡黎㦤作𢧀 微子旄遯作耄遯稠斂作讎斂自清作自靖 牧誓弗御作勿迓

黃戉作黃鉞

史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註云飢一作阢又作耆惟尚書作黎則當從黎矣今乃作偽以示異取耆字作今文將小序書文俱改之而註一作阢于其下乃以黎字專坐之古文之字豈今文非尚書乎大命不摯王左杖黃鉞說文作不埶黃戉見前用乂讎斂自靖弗迓克奔馬氏漆書註作稠斂自清弗禦見前而此通竊之乞兒作賊不顧是否祇路傍一假桃實而三偷焉至吾家耄

遜于荒則但以射義耄期作旄期孟子耄兒作旄倪遂竊改旄字則凡字皆可改矣何必此

古文洪範以極死作殛死羞用作敬用叶作協艾作乂畏作威須作貌容作睿悊作哲無侮作無虐頗作陂讀若祕古義字皆音俄正與頗叶唐明皇以今音為乂詔改頗為陂也雺作蒙圛作驛陽作暘奥作燠舒作豫霿作蒙卜五占之用無之字衍貣作衍忒

説文殛鯀于羽山或作極此鯀則殛死以同是殛鯀遂

改極字然仍是說文也若羞用五事叶用五紀乂用三

德畏用六極愳曰睿明作悊乂時陽若悊時燠若舒恒

燠若霿恒風若皆漢書五行志所改洪範之字毋侮鰥

寡而畏高明曰涕曰霿占之用二衍貣曰暘曰燠皆史

記微子世家所改洪範之字然史記漢書並不詿定此

是今文且如衍貣羞用諸字反有註曰尚書貣本作忒

羞本作敬者則明是兩史私改之字而一連竄入可笑

之甚至貌曰恭並𣻾作頟字者惟說文引漢刑法志人

胥天地之須或从豹省聲則此係後起字非尚書字也若字書引古文尚書雨霽霒圛克註霒地氣上天氣不下也圛者雲半有半無也則引尚書文而變其字不必尚書字如此也況既稱古文尚可曰此今文字乎

若無偏無陂與遵王之義押謂之本韻三聲此明皇所改者也無偏無頗與遵王之義押謂之通韻三聲此書原文也要之皆無礙者葢三聲者平上去也古人三聲皆通押而祇無入聲如尚書歌股肱起元首喜百工熙

此本韻三聲也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音灰此通韻三聲也推之他書無不然者如野有蔓草之零露溥清揚婉適我願孔子曳杖歌之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虞舜之南薰解慍鵲巢之穿墉速訟皆是故古之以頗押義正尚書歌之元首叢脞韻也猶詩之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易之與爾靡之其子和之也明皇之以陂押義正尚書歌之股肱喜哉韻也猶詩之悅懌女美美人之貽易之不可試也固有之也若謂義字古讀作俄此

吳棫不通之論而朱氏誤襲之今又襲之古韻從此亡矣夫義之押歌哿韻者以支微齊佳灰歌麻尤皆通韻也若但以易之失其義也與信如何也而即謂讀俄則破斧之又缺我錡與四國是吪押錡當讀科左傳繇詞為雷為火與為嬴敗姬押姬當讀箇已為不通至荀子成相篇論臣過反其施與末韻愚而上同國必禍押則施之轉聲必不能變而為妝挫切之字而施韻絶矣予向謂韻不得轉叶者以轉叶無字不可唱念如無說詩

匡鼎來來尚可讀黎若江夏黃童天下無雙則雙當讀施中切有是字乎無字而可以唱可以念乎施只讀尸來只讀萊雙只讀艘義只讀異義與陂押則為衝齒縮舌徵部之木聲其與頗押則為縮舌居中角部之通聲所謂韻也韻也者收聲者也收同則其聲均矣故曰五音不同聲而同均又謂之五均說見予古今通韻卷中

古文金縢弗悖作弗豫不音負子作丕子親迎作新逆

懿作噫筑作築

說文王有疾不悆悆與忬同故改作忬即漆書也史記魯世家是有負子之責于天古不字有負音鄭氏亦曰不古讀作負然字義不同索隱謂三王負上天之責故曰負豈可以不字當之且此亦明註曰尚書作丕史記作負豈可改從負字若惟朕小子其親迎則直取蔡沈註中俗字改聖經矣古凡迎字皆作逆如易之三驅舍逆春秋之逆女逆婦類豈有尚書直出一迎字者縱或

他經有之尚書無是也信噫作信懿亦馬融漆書字皆不必有義者若築之改筑以爾雅筑拾也疏引金縢凡木所偃盡起而築之為証因改之然並非今文字

古文大誥大誥猷爾多邦古文作猷大誥爾多邦降害作降割矧肎構下有厥父菑厥子乃弗肎播矧肎

穫一十二字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猷是語辭大誥多邦連文作句自是明順馬氏漆書註作大誥猷爾多邦本是脫誤而

此又竊之且據王莽作誥亦道字在誥字下謂猷道也
按翟義傳莽作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
卿大夫元士御事此道字只作稱説解縱應夘有以大
道告諸侯語然未必即以道字易猷字也況此是書例
後多士篇亦有王若曰猷告爾多士多方篇亦有王若
曰猷告爾四國多方皆以猷字自作句有明証矣若天
降割于我家仍竊馬氏漆書註作降害而于厥菑一段
十二字則竟删之此襲宋儒説有云厥考翼其肯曰予

有後弗棄基勗承若考作室既底法一段遂刪此以就其說雖毀聖經犯天誅而不顧殊不知莽作大誥並襲二段有云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是時古文未立學不見于世莽此所襲正今文也是今文有諸句矣羅君既知莽有大誥何不取誥文全觀之

古文康誥周公乃洪大誥治周公下有咸勤二字非

省作非眚

咸勤者以上有四方民與侯甸男邦采衛百工等皆慰勞之故曰咸勤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言非過誤乃故犯也故下反之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言此非故犯乃過誤也此去咸勤二字以非眚作非省而惟眚則又如字不知何據且何解作僞至此吾不知之矣總是史漢無文而添書說文又累竊自嘶則直為撰造而不知肺肝不可揜也按伏生大傳其引經文有異者在大誥民獻有十夫作民儀有十夫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

明德作克明俊德此真今文也今大誥不曉民儀此康誥又不識克明俊德但思造金品而不知何者是金徒拾瓦礫何為乎

古文洛誥公無困我作公無困哉

漢書兩引公無困我皆以哉字作我字故此竊其誤

古文多士敢翼殷命作敢弋殷命大淫屑有辭作大淫泆有辭不翅作不啻　無逸儼恭作嚴恭俾服作畀服惟政之恭作惟正之供　君奭迪見冒作迪見

旨

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大淫屑有辭無逸儼恭寅畏文王俾服皆竊説文及漆書註見前惟政之恭則竊國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語不知政與正恭與供古通見字無逸本文原並無供賦惟正之説天下未有供賦而可以不正者禹貢厥賦貞但謂賦在第九正與九賦相當非如後儒説以薄為正也且供字何曾有貢賦解乎唐蔣沇

傳供億謂料度其所須而供之即供給之供非貢賦也若貢賦與盤遊何干葢文王用庶邦惟以正道供待之故成王用萬民亦惟以正道供待之本文固如是也國語但易字而不易義故祗是正供字而以正道恭敬為解釋名正作政詩靖共作靖恭無所不可惟蔡註誤解耳若君奭迪見冒並無迪見勗之説惟康王之誥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漆書註作勗貢于非幾見前此即陰竊彼以改此其狡獪乃爾

古文多方勸于帝之攸作勸于帝之迪大罰極之作大罰殛之罔不克剔作罔不克臬　立政思人作憸人

多方勸于帝之攸君奭爾罔不克剔俱竊漆書註見前若多方我乃其大罰殛之殛作極立政其勿以憸人憸作思此即前洪範鯀則極死盤庚相時思民以字同而又移及之見前

古文顧命以不釋作不懌騏弁作綦弁三宿作三吒

分王出在應門之外以下作康王之誥

王不釋四人騏弁三祭三詫皆漆書註見前若今文不分康王之誥正以伏生不曾有書序不知顧命與康王之誥之有二序也今儼然攘竊古文之小序而冠之今文之首明有兩序而合而不分則將何說以解之若漆書分篇不分舜典益稷而獨分康王之誥然杜林無學又誤分王若曰以下別為一篇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至無壞我高祖寡命仍作顧命則于賓王壞奠諸大禮俱

失之矣始知後人作偽即一分篇間而錯亂無當已若此況欲舉全書而盡偽之乎

古文呂刑鴟誼作鴟義臏宮劓割頭庶剠七字作劓刵椓黥四字矜我作俾我王曰于作王曰吁惟求作惟來

罔不寇賊鴟義義與誼字通董仲舒傳摩民以誼即義也有謂古文尚書遵王之義本是誼字唐玄宗改作義字故此亦轉竊其説謂今文是誼字而古文改之其肺

肝之宮亦可見矣惟爰始淫為臏宮劓割頭庶剠是孔
疏引今文説此為有據若王曰于與惟内惟貨惟求皆
漆書註見前然大是不通惟來者干請也若改作惟求則
賕也即物賄也與惟貨何别焉

古文費誓㪉乃穫作杜乃𣘻

説文㪉字徐註引書杜乃擭為解謂㪉與杜通然非謂
書是㪉字也

古文秦誓偏言作諞言無他伎作無他技

惟截截善偏言馬氏㳫書註也見前無他技技伎通字此以史馮驩傳有無他伎能語因竊及之

凡此者皆據予所見聞而略為解之如此或曰古文雖寃然亦既解之矣曷不以釋寃為名而猶然寃之曰吾敢釋乎哉且人孰肯以我之所釋者而直為釋之吾欲釋他人勿釋也則不如仍寃之以待夫人之能釋之者也葢攻者之意深矣當夫朱氏之攻古文以其偽耳今亦知不偽而説有不勝則必作偽以攻其不偽其事則

猶是朱氏事也而意實相反甞避人湖西客有陳上善者能言古文事云其鄉人在前朝曽以二十八篇篆書之賂客達海外名為古文以為孔壁本原止于此其客受其書而投之于海據此則歐陽日本刀歌世必有借此以成其偽者而幸其説之久敗漏也朱氏經義考載周顯德中新羅國獻别本孝經即鄭玄註者其他經與中國同崇文總目云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所註孝經來獻並不言有尚書古文又鄭麟趾高麗史云

宣宗八年即宋之元祐六年李資義使宋還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好本館伴寫所求書目録授之首開百篇尚書答云無有也是高麗尚未有何況日本然則海外之必無是書決矣趙宋真書亡而偽書興入明尤甚易緯九宫陳摶先天皆舉而升之羲文之首以致關朗易傳劉牧鈎隱爭相造偽而在明則石經大學端木詩傳公然琢石鏤板以雜之羣經之中經之偪促僅存者不過一綫況書尤易于為偽自伏壁有偽泰誓而中閒河

內女子東萊張霸三篇百篇相繼而起至東京杜林則直造為漆書一本命名古文諸如漢初之偽武成偽畢命見于漢志者所在都有則自今伊始料必有海外尚書顯行中國歟

當宁以黜聖經者吾故于羅氏偽書之後闢其邪繆并誌此以示憂患焉

古文尚書寃詞卷八